

第一章 萨拉热窝1992

头痛。

“瓦尔特·菲利波维奇——先生？”

他在陌生声音的呼唤下睁开眼。

浅蓝色床单，滋滋作响的白炽灯，玻璃柜子和正俯身观察着他的外国大夫。

是在医院。

这是个有年头的医院，病房并不宽敞，七张病床并排，其中六张空着，他所在的这一张紧邻着窗户，窗外是景色奇异的街道——有点像老式工人小区，但是独栋建筑比高层楼房更多。

还有隐约传来呼喊和人群整齐跺脚的声音。

他很确定从没见过这里，事实上，这里更像是小巷子里会出现的那种私人诊所——除了这些奇怪的异国大夫护士们。

总之不会是协和。

他在思索着这奇怪的地方，还有医生嘴里那奇怪的名字。*

他摸着后脑，和他稍动的念头一起，剧痛从那里出发，把他脑子劈成支离破碎的七十六块，那些莫名其妙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闪电般乱窜，*

“很清醒，你的状况不错——菲利波维奇先生。”

对他说话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外国大夫，正小心捏起眼睛对着一本证件念出“菲利波维奇”这古怪的姓氏。

他错愕的张嘴，干燥的嗓子只发出头一个音节就被堵死。*

“我——”

“请不要着急，瓦尔特。

你刚恢复意识，不要着急，我们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大夫转头示意，一个暗金色头发的护士端来一杯水。

外面街上传来的吼叫与跺脚声把玻璃震得咣咣响。

他在护士的帮助下慢慢坐起来。

又是一阵闪电般的头痛。

大夫满意的点头，甚至给了他一个微笑作为鼓励。

“很好，你还记得到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吗，瓦尔特？”

“我被足球流氓袭击，我记得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打中脑袋——接着就在这里了。”

外国大夫给了他一个友善的笑容。

他等着大夫接着问下去。

“袭击者呢？你还记得他们是哪里的球迷吗？”

袭击者。

稍一动脑，那种鲜活尖锐的疼痛就会顺着头骨的中缝噼啪作响的冲刺进大脑深处。

他发现只有在不思考的时候那种头痛才不会光临。

伴随着那种头痛，一些陌生而破碎的记忆时而从粼粼的混沌中间闪现。

瓦尔特...菲利波维奇...萨拉热窝。

那些闪现出的记忆并不连贯，他也并非擅长推理的那种家伙，然而除此之外，在这个脑子里他什么也没能找到。

宿醉般的断片。

外国大夫还在等着他的答案，不过看起来没有太多耐心。

于是他试探着做出了猜测。

“上海申花？”“贝尔格莱德红星队。”

他们恰好抢在了同一时刻作答。

沉默。

这沉默和病房中的酒精一起尴尬的挥发充满病房。

大夫清了清嗓子。

“从1945年开始，还从没有中国的足球队造访过萨拉热窝呢，孩子。”

他吃惊的听着这一切，万分难以理解自己和萨拉热窝到底如何扯上了这些关系。

见鬼。

窗外的吼叫渐渐吵闹起来，以至于他不得不提高声音讲话。

“您是说——我是在萨拉热窝吗，大夫？”

大夫尴尬的笑笑，向旁边的护士摊了摊手。

在一系列复杂手势和龇牙咧嘴之后，满头银发的大夫抱歉的宣布他的诊断。

“没错孩子，你正是在萨拉热窝。

你被击中了后脑，从我的经验上说可能这造成一定程度的脑损伤——当然也包括失忆症。”

“失忆症？”

大夫点点头。

他的护士这时候打开窗子看了一眼，接着匆匆的跑出病房。

“我处理过你这样的病人，孩子，你唯一需要的是静养。

有些特效药可以缓解头痛——但是很遗憾，以现在的条件，我什么都做不了。

挪威那里有处理这种症状的新技术，可是南斯拉夫还没有——你还记得你的名字吗？”

他有些挫败的摇了摇头。

大夫想了想，还是好心告诉了他。

“你是瓦尔特，证件上写着——瓦尔特·菲利波维奇。”

他接过属于瓦尔特的证件。

街上传来的鼓噪令人恐慌。

有人在猛烈的撞击墙壁和大门。

轰隆声顺着水泥墙传导到他们这一层，伴随着已经可以清晰可闻的，被数百个喉咙齐声高唱的战歌。

“...和铁托同志在一起！”

“...我们阔步前进！我们高举铁拳！”

“...有谁要破坏团结...”

“...就叫他尝尝我们的铁拳！”

在半分钟之前，那些吼叫和愤怒的歌声还模糊难辨，可是现在他甚至能够听清歌词里唱着什么。

几乎就来自在紧邻的街道。

大夫转过身，慌慌张张的试着关上窗户，却被突然震碎的玻璃泼了一身。

他的皮鞋后跟磨损得厉害，踩在地板的碎玻璃上险些滑倒。

“我需要你离开这里，瓦尔特，有些暴徒正聚在大街上——”

大夫还没说完。

砰。

楼下传来大门被撞开的巨响，紧接着脏话和纷乱的皮鞋声冲进这间狭小的诊所。

“宰了那些克罗地亚狗崽子！”

“解放萨拉热窝！”

“雅加达！”“雅加达！”

瓦尔特还没来得及从病床上下来，那些人已经率先冲进了他的病房。

暴乱。

这是暴乱。

他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事，那些示威者该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切格瓦拉或者毛的头像，示威者身处狂热失智的队伍中央，误以为自己也拥有那样伟大的信念。

本该那样。*

但是眼前的这些人手里拿着的，是货真价实的武器。

M56式自动步枪，M76式准射步枪，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手枪，消防斧，焊上了西餐刀的自来水管。

这些萨拉热窝人就以这副狂野的姿态和瓦尔特打了要命的招呼。*

大夫试图挡住病房门口，却被人推搡的步步后退。

“我——必须提醒你们我是一个意大利医生，这是一家意大利诊所——”

“去你的意大利，你这走狗。”

一个长着浅色雀斑的年轻人冲上来给了大夫一记干脆的耳光。

这是一伙里领头的。

“美国佬的狗！”“我们阉了他！”

示威者们兴奋得上蹿下跳，可是身为小团伙领袖的雀斑青年却带着疑惑的脸向瓦尔特走来。*

他的领子被雀斑青年一把揪住。*

“瓦尔特！”

“什么——”

“瓦尔特·菲利波维奇！”

那雀斑青年长得高大，操着蛮横粗野的腔调对准他的耳朵喊。*

“你在这意大利走狗的医院呆着干什么？”

“你脑子坏了吗，瓦尔特？你应该在家里，和你妹妹在一起！”

楼下示威者跺脚造成的震颤浪潮般把这间混凝土诊所撼动发颤。*

白炽灯在他们头顶危险的摇晃，灰尘落在他们额头上。

长着雀斑的高大青年揪着瓦尔特的领子，转身对着些不肯进来挨灯管砸的示威者们扯起嗓子吼。

“他是我的朋友！瓦尔特！”

“这家伙和我上同一个小学，接着念了同一个初中，同一个高中——我向玛丽亚发誓，他是个波斯尼亚老实人——”

瓦尔特被这脖子上青筋暴出的狂热朋友拎在手里，没有丝毫可能搞清楚情况。

没人能搞清楚情况。

“他记不起来了！”大夫在墙角里冲雀斑青年大喊，“他得了失忆症！”

“什么？”

雀斑少年敏捷躲过一枝突然从屋顶震落的灯管。

“他没有记忆了！”

“失忆症！这叫失忆症！”

那长着雀斑的年轻人打算说什么，却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断。

砰。

稀里哗啦的墙皮和碎玻璃掉落在他们的头发上，一梭子弹紧跟着哒哒打烂屋顶。

示威者惊恐的一哄而散，意大利大夫抓住机会溜出病房。

瓦尔特被雀斑青年抓着，连滚带爬躲进床底下。

“见鬼！”

“你还记得我吗？你能自己回家吗？”

“瓦尔特！瓦尔特！”

雀斑青年揪着他的领子，生动鲁莽的晃荡着他的脑袋。

他一直试着讲话，可是摇晃和剧烈的头痛让他一个字也说不出，直到雀斑青年果断的把他扛起来冲下楼。*

他们窜出诊所的大门。

外面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搭理这两个落单的青年，他们忙着围剿那些成群结队的示威人群。

雀斑青年背着他高高低低的街道和小巷。

一台货真价实的坦克在他们经过的路口等红灯，六个士兵拥挤的坐在坦克上，眼神如死人般空洞。

瓦尔特认出那是台有名的T-34-85。

街道上落着示威者扔下的肖像和标语。

市场的大门敞开着，仿佛刚被抢劫过，市场的门口还立着奥运五环和巨幅宣传画。

宣传画上有一个人头发光亮的美丽女人，她搂着许多不同发色的儿童，他们幸福的微笑着，衬衫上写着同一行字。

欢迎来到萨拉热窝！